

麟書
楊帝海山記
楊太真外傳
竊憤錄
謝小娥傳

求心錄
楊帝開河記
高力士傳
南爐紀聞錄

中山狼傳
楊帝迷樓記
裴伯先別傳
御製紀夢



煬
帝
迷
樓
記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古今說海歷代
小史古今逸史皆
收有此書古今逸
史較勝故據以排
印

煬帝迷樓記

煬帝晚年，尤沉迷女色。他日顧詔近侍曰：人主享天下之富，亦欲極當年之樂，自快其意。今天下安富，外內無事，此吾得以遂其樂也。今宮殿雖壯麗顯敞，苦無曲房小室，幽軒短檻，若得此，則吾期老于其中也。近侍高昌奏曰：臣有友項昇，閩人也，自言能構宮室。翌日詔而問之。昇曰：臣乞先進圖本。後數日進圖。帝覽大悅。卽日詔有司供具材木。凡役夫數萬，經歲而成。樓閣高下，軒窗掩映，幽房曲室，玉欄朱楯，互相連屬。回環四合，曲屋自通，千門萬牖，上下金碧，金虬伏於棟下，玉獸蹲于戶傍，壁砌生光，瑣窗射日。工巧之極，自古無有也。費用金玉，帑庫爲之一虛。人誤入者，雖終日不能出。帝幸之，大喜。顧左右曰：使真仙遊其中，亦當自迷也。可目之曰迷樓。詔以五品官賜昇，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。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，以居樓中。每一幸，有經月而不出。是月，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。車之制度絕小，祇容一人，有機處于其中，以機礙女之手足，女纖毫不能動。帝以處女試之，極喜。召何稠謂之曰：卿之巧思，一何神妙如此！以千金贈之。旌其巧也。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。有識者曰：此非盛滿之器也。稠又進轉關車。車周挽之，可以昇樓閣，如行平地。車中御女，則自搖動。帝尤喜悅。帝謂稠曰：此車何名也？稠曰：臣任意造成，未有名也。願賜佳名。帝曰：卿任其巧意以成車，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，可名任意車也。何稠再拜而去。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，懸于閣中。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，鑄烏銅屏數十面，其高五尺而闊三尺，磨以成鑑，爲屏。

可環於寢所。詣闕投進。帝以屏內迷樓。而御女於其中。纖毫皆入於鑑中。帝大喜曰。繪畫得其象耳。此得人之真容也。勝繪圖萬倍矣。又以千金賜上官時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。罄竭其力。亦多倦怠。顧謂近侍曰。朕憶初登極日。多辛苦無睡。得婦人枕而藉之。方能合目。纔似夢則又覺。今睡則冥冥不知返。近女色則憊何也。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。臣田野廢民。作事皆不勝入。生於遼曠絕遠之域。幸因入貢。得備後庭掃除之役。陛下特加愛遇。臣常自宮以待陛下。自茲出入臥內。周旋宮室。方今親信無如臣者。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。反覆玩味。微有所得。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。陛下當龍潛日。先帝勤儉。陛下鮮親聲色。日近善人。陛下精實於內。神清於外。故日夕無寢。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。益滿後宮。日夕游宴。自非歲節大辰。何常臨御前殿。其餘多不受朝。設或引見遠人。非時慶賀。亦日宴坐朝。曾未移刻。則聖躬起入後宮。夫以有限之體。而投無盡之慾。臣固知其竭也。臣聞古者野叟。獨歌舞於磐石之上。人詢之曰。子何獨樂之多也。叟曰。吾有三樂。子知之乎。何也。人生難遇太平世。吾今不見兵革。此一樂也。人生難得支體完備。吾身不殘疾。此二樂也。人生難得壽。吾今年八十矣。此三樂也。問者歎賞而去。陛下享天下之富貴。聖貌軒逸。龍顏鳳姿。而不自愛重。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。臣叢爾微軀。難圖報效。罔知愚諱。上逆天顏。因俯伏泣涕。帝乃命引起。翌日召義詔之曰。朕昨夜思汝言。極有深理。汝真愛我者也。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。而帝居其中。女皆不得入。居二日。帝忿然而出曰。能悒悒居此乎。若此。雖壽千萬歲。亦安用也。乃復入宮。宮女無數。不得進御者亦極衆。後宮侯夫人有美色。一日自經於棟下。臂懸錦囊。中有文。左右取以進帝。乃詩

也。自感三首云。庭絕玉簫迹。芳草漸成窠。隱隱聞簫鼓。君恩何處多。欲泣不成淚。悲來翻強歌。庭花方爛熳。無計奈春何。春陰正無際。獨步意何如。不及閒花草。翻承雨露多。看梅二首云。砌雪無消日。捲簾時自顰。庭梅對我有憐意。先露枝頭一點春。香清寒艷好。誰惜是天眞。玉梅謝後陽和至。散與羣芳自在春。韞成云。韞成多自惜。夢好却成悲。不及楊花意。春來到處飛。遣意云。祕洞扁仙卉。雕窗鎖玉人。毛君真可賦。不肯寫昭君。自傷云。初入承明日。深深報未央。長門七八載。無復見君王。春寒入骨清。獨臥愁空房。踽踽步庭下。幽懷空感傷。平日新愛惜。自待聊非常。色美反成棄。命薄何可量。君恩實疏遠。妾意徒徬徨。家豈無骨肉。偏親老北堂。此方無羽翼。何計出高牆。性命誠所重。棄割良可傷。懸帛朱棟上。肝腸如沸湯。引頸又自惜。有若絲牽腸。毅然就死地。從此歸冥鄉。帝見其詩。反覆傷感。帝往視其尸曰。此已死。顏色猶美如桃花。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。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。汝何故獨棄此人。乃令廷輔就獄。賜自盡。厚禮葬侯夫人。帝日誦詩。酷好其文。乃令樂府歌之。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。大業八年。方士進大丹。帝服之。蕩思愈不可制。日夕御女數十人。入夏帝煩躁。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。醫丞莫君錫上奏曰。帝心脉煩盛。真元太虛。多飲卽大疾生焉。因進劑治之。仍乞置冰盤於前。俾帝日夕朝望之。亦治煩燥之一術也。自茲諸院美人。各市冰爲盤。以望行幸。京師冰爲之踴貴。藏冰之家。皆獲千金。大業九年。帝將再幸江都。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。河南楊柳謝。河北李花榮。楊花飛去落何處。李花結果自然成。帝聞其歌。披衣起聽。召宮女問之。云孰使汝歌也。汝自爲之邪。宮女曰。臣有弟在民間。因得此歌。曰道途兒童多。

唱此歌。帝默然久之曰。天啓之也。天啓之也。帝因索酒自歌云。宮木陰濃燕子飛。興衰自古漫成悲。他日迷樓更好景。宮中吐艷戀紅輝。歌竟。不勝其悲。近侍奏無故而悲。又歌。臣皆不曉。帝曰。休問。他日自知也。後帝幸江都。唐帝提兵號令入京。見迷樓。太宗曰。此皆民膏血所爲。乃命焚之。經月火不滅。前謠前詩皆見矣。方知世代興亡。非偶然也。